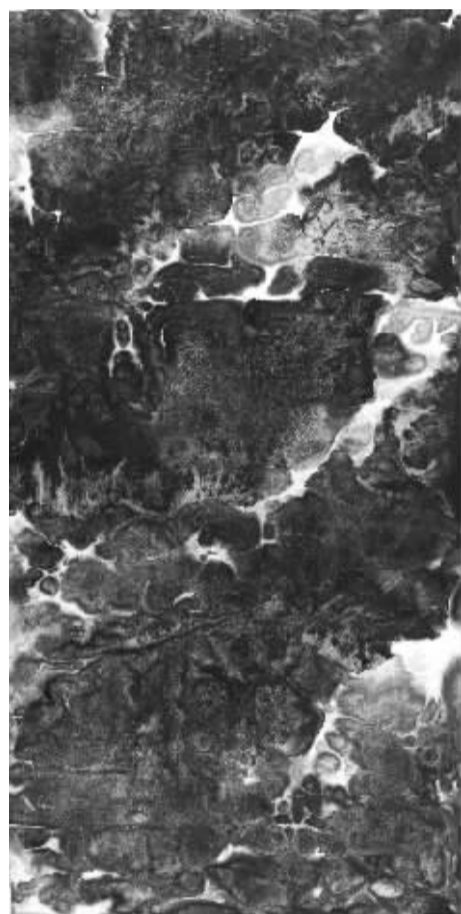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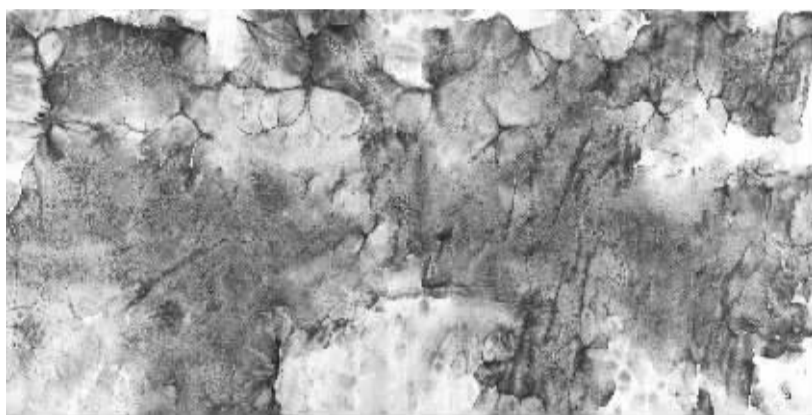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自然生成之境——读陈钟

文/陈孝信



本版作品均为陈钟展览作品



陈钟

1968年生，自幼习书，1989年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。2002年弃商从艺，致力于当代水墨的探索与实践。2008年10月首次在柏林举办个人画展，其后多次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举办个展及联展。

陈钟把西方的抽象艺术与中国式内涵进行了全新的整合，其作品风格大胆，空灵跌宕，充满着禅意与哲思。

隐谧的风景——陈钟当代水墨展

策展人:朱彤

学术主持:陈孝信

主办:南京先锋当代艺术中心

开幕时间:2015年1月10日 15时

展览时间:2015年1月10日-1月26日

地址:南京市应天大街388号1865创意园凡德艺术街区A1-101

陈钟2002年开始从事艺术创作，属“半路出家”，而且是典型的“素人画家”，简历上仅“自幼习书”四个字与今天的创作搭点边，从未进过专业艺术院校，仅凭天赋、悟性与后天的修养在支撑着，创作着，殊为难得。如今的面貌，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：另辟蹊径，出手不俗。

其成功之因，恰应了我常说的一句话：思路第一。思路决定格局，格局又决定成就。陈钟不擅文字，所以他的思路是我从他的画面上提炼出来的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四个字：两“破”两“立”。何谓“两‘破’”？一是反拨“文人画”系统，破“以书入画”、“骨法用笔”、“山水、花鸟、人物”之类，而取其“侧影”（或曰“后场”，容下文发挥）；二是反拨西方的“抽象艺术”、“表现主义”、“自动绘画”、“超现实主义”，破其“窠臼”，而取其精髓——张扬创造性、个性独立和自由精神。能做到“两破”，也就具有了另辟蹊径的前提。

真正的另辟蹊径还必须做到“两立”。又何谓“两立”？其一，治墨首要治水，以水为“领军主帅”，亦即是灵魂，再施以泼、洒、晕、染、滴、溅、描、划诸法，运动墨法，反反复复，从而营造出既浓淡相间、墨层千变万化，且又充满了偶然、即兴、随机的种种艺术效果。

在此奇变之中，一幅幅画面宛若自然之境，生机勃勃，变幻莫测。正如施露

所描述的：它可以让精神在画面中漫游，将水墨的意念渗透到充满无限遐想的心理空间，并引发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体验。

在这里，有必要回溯一下水墨文化史。其实，“水墨为上”——原本就是中华水墨文化的精髓所在，唐人对此就有十分精辟的描述：“……员外（张璪——笔者注）居中，箕坐鼓气，神机始发。其骇人也，若流电激空，惊飏戾天，捽挫斡掣，撼霍瞥列。毫飞墨喷，捽掌如裂，离合恍惚，忽生怪状，及其终也……若雷雨之澄霁，见万物之情性。”（符载：《观张员外画松石序》。参见俞剑华：《中国画论类编》，上卷，P20）这是水与墨相互生成、生发的精彩乐章！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天地至理！遗憾的是，到了文人们的画笔下，诗、书、画、印变成了“主角”，“水墨墨彰”反倒成了文人画的“侧影”和“后场”！陈钟的做法也可叫正其道而行之，即是再一次把“水墨墨彰”推向了前台，使唐法唤发出了新的生机！但又不是去一味地去重复唐人，而是在一个新的语境中，去安放它，激活它。

于是，便引出了“其二”，让画面自然生成。所谓“自然生成”的完整过程是：心中存有主体意识——“我想干什么”、“我想要什么样的画面”都很明确；脑中存有山水、花鸟鱼虫，乃至宇宙万物。其实，艺

术家的阅历就是一本“百科全书”，不用再去刻意地描摹什么真山真水，并且要在脑中果决地“切断”它！此时，便打开了一个想象和神思的无限有之空间。接下来便是手中的节奏、分寸、掌控，让心、脑、手合一，如舞如蹈，如泣如诉，如醉如狂，如啸如吟……正所谓是：“遗去机巧，意冥玄化，而物在灵府，不在耳目，故得于心，应于手，孤姿绝状，触毫而出，气交冲漠，与神为徒。”（同上）在这个时候所诞生的画面既是自然在向人的生成，也是人在向自然的生成，二者相向而行，便是“自然生成”的真谛所在。于是，我们尽可打开想象的空间，在水与墨的奇变和块面与“蚕行线”的交媾，以及黑与白的“间离”、对比之中，读到了自然空间中的一切：峡江、激流、飞瀑、流云、倾盆大雨、千岩万壑、层峦叠嶂、万道霞光、深谷幽境……

概括一下陈钟的大格局，便是：以水为魂，以墨为载，以境为寄。创作在此也便进入了它的自由之境。只是，这个自由之境是虚幻而非实有，是变化而非静止，是多义而非单义，是诗学而非小说，是超验而非经验，是偶然而非必然，是灵寄而非神话……

陈钟以后的所作所为，便是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自由之境中不断地拓展、深化，有加有减，生发开去！